



# 炊烟升起在营盘寨

□朝 颜(畲族)

一杯酒,拦住了我进入营盘寨的去路。端酒的,是笑靥如花的苗家女子。她们站成一排,一律是尖顶碎花的竹笠,大花滚边的衣襟,黑色绒面的布鞋,还有清脆嘹亮的歌声。抬头看,石砌的寨门方正端肃、高大威严,颇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气势。不过今天,我是客人,而非攻城拔寨的入侵者,只需对上拦路歌、喝下拦门酒,便拥有了进入寨子的门票。几面急急的锣鼓,催促我报之以歌:“唱得好来唱得乖,唱得桃花朵朵开。桃花十朵开九朵,还有一朵等你来采,哟喂——”我的歌声将那堵温柔的人墙撞破,然后端起那只黑陶的宽碗,将碗中清澈甘醇的米酒一饮而尽。

从远处看,整个营盘寨就是一座坚固的城堡,静卧在凤凰县都里乡拉毫村的山冈上。一幢幢石头屋子依序从山脚往山顶延伸,寨子外围被蛇形蜿蜒的南方长城环抱。山下,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密密田畴,溪流温顺地穿行其间。这是大地上生命最为繁盛的夏天,庄稼正放肆生长,野花没羞没臊地开着。我行走在田间的青石路上,总遇见那些穿着苗族服饰的老人和小孩挎着篮子采野花,他们手巧,三下两下就编织出一个漂亮的花环。我不禁心动,立即买来一个戴在头顶,瞬间觉得整个人都沾染了天地的芬芳。

营盘寨占地约5000平方米,依着山势缓缓地向上攀爬。沿着石板垫的营盘大道悠悠地往村寨的深处走,但见无论道路还是房屋,无论城楼还是门洞,几乎没有一处不是石头筑垒而成。石头筑的屋、石头垒的院墙、石头砌的猪牛圈、石板搭的桌凳,有的房子连屋顶都是大石片盖的。加上村子上石板修筑的城墙,整座寨子,俨然就是一个石头的世界,难怪人们又叫它石板寨或石头寨。阳光照射在层层堆叠的石头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,充满了立体的质感。

在这里,现代的建筑理论竟也相形见绌。石头与石头之间,不需要水泥或砂浆的黏合,只是一层一层地往上垒砌,赶盘压缝,中间的空隙用小石片填充,每座建筑物却能保存上百年不坏,还兼具防火功能。人们常用坚如磐石来形容建筑的坚固耐用,大概营盘寨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证了。湘西苗族的村寨自有其鲜明的建筑特色,但随着时间的迁延,完整遗存下来的愈发稀少,从

这个意义上说,拉毫营盘寨已成为苗族建筑的活化石。2006年,营盘寨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如此,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它走向消亡了。

住在石头寨里的多是苗家人。油绿的树从青幽幽的石头院墙探出头来,金黄的丝瓜花开在陡削的石壁上,细细的青苔和野草附着在石缝里。老妇在树底下织着手工,年轻的母亲从屋里搬出货,背篓里还睡着孩子,簸箩上摆着手工做的烟卷,晒干的辣椒、腌制的蜜饯,还有新采的甜玉米秆,她们不吆喝,东西也不贵,只是随喜随缘地摆着。一只通身雪白的狗蹲坐在石板路上,前脚按在下两级的石阶上,粉红的鼻子,尖而细的耳朵,像极了温顺的大山羊。我希望和它亲近,又担心它排斥生人。这时一位苗族的老妈妈一边打着手势,一边笑吟吟地对我说着苗语,从她的眼神里,我读到了鼓励和慰藉。想来,这只狗是安全的。我坐过去,与它对视良久,仿佛光阴中的惬意,尽在这闲散的阳光和安适的休憩中。

一路上,我遇见了古老的干子树和皂角树,还遇到土地庙和保家楼,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北门的四口老井,幽深地映照着现世的安宁与祥和。这静谧的时光,这悠闲自在的行人和家畜,怎么能让人联想到,这里曾经是战争频仍的军营,曾经在纷乱的你争我夺中伤痕累累。翻开历史的扉页,位于湘黔苗汉边界的拉毫村,自古便是重兵把守之地。明嘉靖年间,营盘寨始建,至清嘉庆年间,形成了现在看到的规模。特殊的地理位置,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和胸怀眼界,也带来了世世代代的兵燹之灾。

作为一座兵营,营盘寨是明清时期苗疆边寨的军事要地。如今再看那古城墙遗址和总兵衙署遗址,恍惚间仍能感觉到几百年前的阵阵以待。那岗哨位,那瞭望口,那厚重的石墙,曾经收紧了多少兵士和亲人的心跳。顶着日色,我登上了南长城,深蓝的天空下,山林青翠,林间是一条蜿蜒的长龙,不知疲倦地伸向远方。我不知道它将终结于何处,只知道如果眼力好,往东边望去,可以看见凤凰古城;如果脚力好,一直往前走,就进入了贵州境内。而这一座南长城,正是贯通东西南北四方要塞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。明清时期,官府的残酷统治,导致许多苗民起义,苗汉之争也此起彼伏。于是,官

府干脆将“生苗”与“熟苗”、苗民与汉人隔离开来,既限制苗民进入汉区,又防止内地客民流入苗区。有300多年的时间,营盘寨只驻扎官兵,不住居民。直到辛亥革命后,兵营历史才结束。民国时期,湘黔山区土匪成群,为了躲避战乱,寨子附近的居民纷纷逃到或者回到这座修筑有军事防御的寨子里。他们又就地取材,用石头砌垒自己安身的房子和院落,直到携带着成群的家禽和家畜,成为营盘寨真正的主人。

时间渐渐显示了其温柔和宽厚的一面,征战和硝烟停歇下来,一个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苗寨渐次呈现在世人眼前。当然,这里也不是纯粹住着苗民,一部分当年驻扎在这里的军人后裔也留了下来,共同形成一个苗汉错居的村寨。也有许多人走出山村,往山外的大世界走去了。村子里人不多,也就200多人,姓氏却有50多种。寨子里的四口水井,既滋养着苗民,也哺育着汉人。他们在这个石头构筑的世界里,早已握手言欢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一起营造出一个岁月静好、和谐交融的美好现世。

在一处开阔的地方,身姿灵巧的苗族女子擂动大鼓,为客人跳起了竹竿舞。那律动的节奏、轻盈的舞步,在腾挪中将她们对生活的欢喜一一跳跃出来。然后,一位男子表演用秤杆提米,又一位男子表演吞火。我听不懂他们蠕动的嘴唇里念出的是什么咒语,也不懂是什么样的力量帮助他们完成了人力所不能为之事。在此之前,我见过上刀山下火海的畲族同胞,我同样不懂得其中的奥妙。只是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,吸引着我,令我为之神往,又为之心存敬畏。

午饭的时间到了,我进到一个宽大的厅堂里,等待一顿苗家的午餐。我并不急于坐下来,信步踱至厨房,看苗家的女人在石砌的灶前将柴火烧得旺旺的,看她们将白田垄上拔回来洗净的青菜倒进大铁锅里,滋滋地冒着热气。这样的苗家土菜,还还没便已觉口舌生津。直到煮好的饭菜一盘盘端出厨房,我才跟着走了出来。回头看厨房低低的屋顶上,袅袅的炊烟还在一缕缕地升起,心中便有一种愉悦缓缓地升起。

曾经被兵战主宰的营盘寨,一日三餐周而复始地升起了温暖的烟火。天地辽阔,再没有什么可以夺走人们的安乐日常了。人间的确幸,莫过如此。



# 青稞氤氲的乡愁

□那朝庆(土族)

青稞,在藏语中称为“乃”,是大麦的一种。早在西周以前就有栽培大麦的史证,以六棱大麦为主。高原人经过选择、驯化和栽培,把野生普通大麦培育成了青稞,并成为当地人民主要的粮食作物。据科学考证,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青稞的地区。青稞低调、顽强,是一种适应性较强的农作物,对寒冷和贫瘠适应性强,多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区域。这里往往是半农、半林、半牧的结合地带,可能是平川谷地,也可能是林连草、草连地,森林、草原、青稞交相辉映,遥遥映照着皑皑雪峰。我的家乡就在这样山体的褶皱里,出了门是山,山后面是经年的雪峰,应该感谢雪峰,使我无论走多远都能记起故乡的模样。

能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是青稞糌粑。糌粑像炒面,但又不是炒面,是炒熟的青稞

磨制而成。糌粑为藏语音译,意为“炒面”。在中秋、端午、春节等重要节日及家庭红白喜事中,青稞糌粑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,是高原人独有的美食。青稞糌粑献给最尊贵的客人,这是每一个高原儿女都懂得的待客礼仪。把颗粒饱满的青稞籽粒炒熟,用手推小石磨磨制,磨出的青稞面既要有青稞颗粒又要有细腻的面粉,粗细搭配刚刚好,再用滚烫的茯茶配之以酥油拌成糌粑,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最高礼仪。青海糌粑已融入民族日常生活中,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或许,青稞糌粑的盛兴与辽阔草原农作物的稀缺、农作物的不宜生长、生存境地的不易有关,但青稞以独有魅力,与天地融合般填补了高原人生活的稀缺,使之成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

## 水车

那时还没有水泵,水车就伫立在涌边田畴。

水车在记忆中转动,涌水在村民脚下回流。低洼处的水,随着动能的转化,在一根龙骨的牵引下,将一铺铺的波浪翻涌上来。那些高处的稻田,被水流漫过,开始延续新的生命。

不知道那些和我一样渺小的禾苗,是否能预见丰盈殷实的秋天?不知道那些跋涉阡陌的足迹,是否还在演绎艰辛与收获,眼泪与欢笑?

几百年来,水车在自己的岗位上沉思、凝望、辛劳、忙碌,它不知疲倦地转动,不因命运的曲折而埋怨。

水车,是一声声的隐忍,被人们不停地蹂躏;是泅渡着的苦难,始终坚守一个动作。水车,随着时代的变迁,改变着转动的速度,改变着水流的姿势,改变着生命的轨迹。水乡向现代蜕变,水车的转动在那一刻戛然而止,几百年来光阴也开始终结,无可抵御地完成了使命。那些高处的生命,被另一种工具所取代。

在流逝的岁月里,水车蜷缩在田地间、屋檐下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当日子走远,它也渐渐走远,渐渐消失。

这无疑是一水乡的见证。能够让它再现的,是那个乡村展览馆。

沿着一段风干的记忆,水车在沉默中装饰了水乡永恒的风景。

## 风柜

在水乡,风柜是属于打谷场必备的器物。

金色的田野在阳光的浸润下,我仿佛看见很多闪烁着光泽的草帽,以及头顶漫天飞舞的稻穗。这是上苍的赐物,一躬到地。然后一茬茬的稻穗被举起、放下,那些在禾桶里跳动的金黄,慢慢变成汗滴和花朵,一担担的稻谷被运往晒场。

谷物已经归仓。石磨就在不远处,它用特有的坚硬打量着我。石磨粉墨登场,稻谷在它的碾压下兴奋地、狂乱地翻转、剥落。这时候,风柜摇动起来,谷粒和谷壳尽情地舞蹈,在它们有些倦怠的时候,干干净净的谷粒在风柜中脱颖而出……

几百年来,风柜以惟一的姿势站在打谷场上,辨识良莠,恪尽职守。它亲自体验稻谷流经身体的过程和快感,并感受村民的幸福和喜悦。

风柜忠于职守,内心充满安静和毅力。它在阳光下静静地看护着村庄,看着一村一家的男女老少,看着每家每户的袅袅炊烟,成为村庄的守望者。

在岁月的风尘里,风柜已然像个雕塑,它总是在老城墙和旧村庄之间徘徊,或被放置在风情街的展览馆里被人遗忘,但它用精神和虔诚放射光芒。

这是一个古老的农具,也是生活的缩影;这是文明的象征,也是历史的写照。

## 石磨

在城市的一侧,我和一座石磨没什么两样,像两尊雕塑,静静立在展馆的一角。

几个游客从身边走过,目光落在石磨上,也落在我的身上。有人彷徨,石磨爬满网状的皱纹。蜷曲的手柄,于夜晚停止转动之姿。突然发现,我的记忆,被晓风的裙裾轻轻打开……

在院落,我与石磨对坐。我看见大米、黄豆没有了缠绵,没有了念想,在眼前飞舞;我听见游走在石磨上的气息和声音,掺进了乡民们的辛劳和温馨。在一圈圈旋转声中,那些一粒粒的粮食被碾压弹起,又坠落。一次又一次,按照既定的轨迹前行。

在一阵阵喘息声中,那些无数的玉液琼浆沿石缝慢慢渗出。这些水和粮食的混合物又成了餐桌上的一道风景。吱吱呀呀,缕缕炊烟,石磨不懈的坚守,让“置家糕”成为最好的晚餐。

乡民用锄头镰刀春种秋收,石磨用歌声打发岁月忧愁;乡民在汗水的浸润下浇灌了希望,石磨在喧嚣的世界里磨出了沟沟壑壑。

是谁的身影总在院落守望? 辛劳和汗水,童话和歌谣,梦想和忧伤,都在铿锵有力的音符中飘扬、飞翔。当乡间暮色,从涌边的榕树上溜下来,我看到了爬满青苔和杂草的院落,静静地躺着一个落魄的身影。

## 晒场

恢弘的天空下,金色的田野被季节的风逐页打开。

秋天的任何一个眼神,都会使万顷稻浪停止喧哗。柴垛移到了晒场一角,和风拂面,一茬茬的庄稼开始匍匐。

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翻捡挑回来的稻谷。那些尖锐的脑袋噤声哗啦啦地响,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尽情舞蹈。大地无言。劳累的人们在晒场边的树荫下纳凉,在摇曳的晚风中倾听着古老的渔歌。树枝上偷吃的麻雀交头接耳,叽喳喳叫唤我的乳名。追风的少年,在晒场上奔跑。他们嬉戏追逐,或被呢喃的鸟语包围。

面对晒场堆满的谷物,我伸开起茧的双手,触摸沙田如水的天空。我想以这些金黄为纸,描绘一幅绚丽图画。在晒场,竹床被早早摆好,晚饭过后,一天的辛劳在蒲扇的摇晃中一躺而过。太阳下山的时候,心中的诗歌被写成金黄的颜色。

在水乡,我不能说出对小镇有多热爱。我独自欣赏乡村迷人的夜景和当空的皓月,独自承沐清凉的长风和早晨的犬吠鸡鸣。

收获时节,晒场是忙碌脚步的停歇之所,也是粮食溢出香味的气息之地。

有晒场,就有粮食。有粮食,就有活着的理由。秋天的晒场上,多想把熟透了的稻谷,当作我永远的背影。

物。就如母亲缝制的棉袄,时刻温暖在心头。只是这些年,随着气候变暖,青稞种植一再往高海拔迁徙,那些曾经是青稞的故乡,青稞反而成了奢侈品,青稞糌粑成了招待客人的珍品,平时想吃糌粑成了奢望。但是对青稞糌粑的感情、记忆却永不变迁之不去。

有了青稞,自然就有了青稞酒。这是高原人豪放性格的直接表现。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方显民族本色。用青稞酿酒,借以温暖寒冷的生活。青稞佳酿是生活最好的回报。

青稞酒有着一个迷人的传说。在上古时代,西王母在西界昆仑山宴请周穆王时,特派她的座骑大青鸟到东海蓬莱仙岛采集美食。回归时,不慎将一仙物从口中掉出,落在龙王山下,只见那仙物落地生根,瞬间长出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,年复一年,皆获丰收,养育了一代代高原儿女。因其归功于大青鸟,人们便将其称之为“青稞”。云游四海的八仙赴西王母蟠桃宴归来,被龙王山下那碧波荡漾的青稞海洋所吸引,遂下界云游,在威远堡喝茶饮酒,不曾想一时疲劳又加上酒劲,醉卧威远堡,身上的醉葫芦不知何时打开,天界仙酒被溢出,一时酒香浸满整个城堡,溢出的酒液流进镇内的威远古井,城中百姓为酒香所吸引,纷纷取井中的水配以青稞酿酒,酒醇香无比。于

是便在古井旁建起八大酒坊,酿起青稞酒来,至此延续百年,名扬天下。可谓“龙王仙丹育青稞,王母玉液酿美酒”。青稞酒成为当地的名片,也成为了当地地域文化的象征。

一粒青稞,一粒青稞酿就的青稞酒,当之无愧成为地方文化的血脉,铭刻在人们心中。童年的我,每逢节日总会被酒香吸引,禁不住诱惑,舔一舔飘香的青稞酒。虽然辛辣,但也有和大人一样的陶醉。如今,亲朋相聚都会相约喝一杯青稞酒,一杯酒蕴含着亲情、友情、乡情,还有对故乡的依恋和对过去岁月的依托。

虽然对于青稞的记忆是与生活相关的细节,但也由此多了一份乡愁记忆。离家久了,最重的思念便是青稞氤氲的乡愁。多少年来,虽然离家已很久、很远,但萦绕在心头的仍然是家乡的山山水水,梦里我仍然在青海高原,在湟水谷地,在青草与花丛间行走,阳光照在身上,像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,栖落于树枝之上,那些不曾远去的生活场景一再再现。群山巍峨,泥土辽阔,我相信独立苍穹的雄鹰,以及每一朵白云、每一棵青草、每一株青稞,都是他们恭顺的子女。在青海,这日常的生活,这日月一般成熟与生长的细节,让我月光洗净的面颊,泪水纵横。

### 《长江文艺》原创第05期

**小说坊** **短篇**  
声音 | 陈应松  
烟斗上的鸟儿 | 武 歌  
我不能告诉你那个人藏在哪里 | 钟二毛  
大水消息 | 李 昆  
**中篇**  
半是钟声半马蹄 | 娜 威  
漫水公路 | 张秋寒  
**临街楼**  
阴婆二奶传 | 於可训  
**笔记本**  
我的祖母 | 李 昕  
**面对面**  
当下的中国故事,就是要讲出一种文学气象来 | 何子英 陈应松  
**诗空间**  
白鹭十九首(选十) | 林 白  
白日终结(12首) | 铨轻轻  
回忆的花园(6首) | 严 彬  
**自由谈**  
游牧牧家乡的自然书写 | 曾 军  
方言写作的意义及其限度 | 庄桂成  
文学还乡的路径 | 舒玲城  
**新推荐**  
**三官殿**  
文化自信的视觉表达 | 陈 俊  
**刊中刊**  
**翠柳街**  
那里湖面总是澄清,那里空气充满宁静 | 吴佳燕

### 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选刊第05期

**再发现** **骨头** | 许春樵  
回头 | 许春樵  
悬念: 作为艺术与观念(评论) | 周新民  
**好看台** **中篇**  
恐血症 | 胡性能  
爱恨江城 | 李国彬  
长吻蛇 | 朱朝敏  
**短篇**  
金豆 | 胡学文  
纸上的父亲 | 曹军庆  
2016年6月23日 | 顾 湘  
**锐青年**  
我只想坐下 | 张天翼  
**推手推**  
育金 | 路 魁  
**再回首**  
铁路外面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术作品选  
**翠柳街**  
奶油蛋糕与水稻 | 郝 莉

地址: 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: 027-68880620  
国内统一刊号: CN42-1037/1  
邮发代号: 原创 38-6 选刊 38-411

### 《广州文艺》2020年第6期目录

**都市小说双年展**  
我在这座城市等你 杜璞君  
当年情 黄 宁  
**主编推荐**  
无需鞭笞 陈 伟  
**南北小说**  
暗涌 杨静南  
太阳神 杨文清  
**散文天下**  
主持人语 刁 刁  
实力榜 | 王新华  
田野上的风 大仙  
苏门中开 苏 炜  
颂歌百年·庚子年, 春天四节气 刁 刁  
挖野菜(外二篇) 程 鹏  
**新诗眼**  
广东诗人专辑  
黄礼孩 卢卫平 龙扬志  
嘉 励 郭杰广 张雪萌  
爱美丽 林丽娟  
**当代经典**  
王小波: 智趣的诞生 吴义勤 陈培浩  
当代文坛与王小波的经典化 房 伟  
**特稿·广州记**  
一口通商 叶曙明  
**广州元素**  
家有余粮怎么说 黄爱东西  
**封二**  
诺奖作家陈 雨  
**封三**  
悦读 | 学者不加注释的著作 李德南

副社长/副总编辑 张 鸿

主管单位 广州市文艺界联合会  
主办单位 广州市文艺家协会  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-1015/1  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0257-022X  
邮发代号 46-54